

记忆场所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研究

李雨程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文章旨在探讨皮埃尔·诺拉“记忆场所”理论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价值。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解构记忆场所理论中物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的三重维度，并转化为设计方法。选取战争纪念馆这一空间作为样本分析，分析记忆场如何通过材质、符号、动线与技术手段激活集体记忆。提出室内空间作为记忆场所的三大设计策略：叙事性建构、符号化植入和多感官交互。以期为具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室内空间设计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记忆场所；室内空间；集体记忆

DOI:10.12417/2811-0536.25.12.049

随着当代社会城市化进程加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家族口述、宗教仪式和乡村生活等这些传统的社会记忆载体逐渐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消解，碎片化的数字记忆和短暂的文化符号逐步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场所”这个理论。现代社会保存即将消逝集体记忆要通过有意识地构建物质载体。这一理论为理解记忆与空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但目前关于记忆场所的研究多集中于纪念碑、档案馆等公共空间，探讨室内空间作为记忆的载体的研究较少。室内空间具有封闭性、可塑性和日常性特征，在记忆的建构中有独特优势。战争纪念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它承载着民族集体的创伤记忆和人民的民族认同。在室内设计中融入记忆场所对于提升居民体验具有重要作用。

1 记忆场所概述

20世纪80年代，皮埃尔·诺拉在其巨著《记忆之场》中首次提出“记忆场”的概念，“记忆场”又称“记忆之场”。“记忆场”总的描述为：历史在加速，历史本身是孤立的事件，而我们现在大多数接触的只是记忆，记忆很难拥有更多真理，因为它的手法是将本不和谐的东西强行和谐，削弱的不仅仅是动机和时机差异，而记忆注重空间等具象实物，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及其内部关系。“记忆场”既可意指切实存在的、具有记忆内涵的实体场所，如建筑、纪念碑图书馆等文化场所，也可以代指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如仪式、事件等。

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的研究应该从“场所”出发，“记忆场所”是记忆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更具体、静态的概念，是记忆场的物质基础。它强调

记忆的物质载体与保存功能。记忆场包含记忆场所，是一个更广泛、多维的概念，强调记忆与空间的动态关系。记忆场不仅包括具体的物理空间即记忆场所，还包括与这些空间相关的记忆、情感、文化意义以及社会互动等非物质层面。“记忆场所”指的是任何能够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物质载体和文化现象，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具有多面性。

2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1 背景和概况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于1985年，在历经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重大的扩建工程形成了现在占地12万平方米的规模。直至2014年，纪念馆被列入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名录。

纪念馆包含展览陈列区、纪念仪式区、和平公园区这三大功能区。展览陈列区包含史料馆和“万人坑”遗址馆。纪念仪式区设有集会广场、祭场和冥思厅。和平公园区以胜利之墙和和平雕塑为标志性元素。这种功能分区从历史认知到情感体验，再到和平展望进行记忆建构逻辑。

2.2 记忆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设计思路

(1) 物质性维度的记忆载体建构：碎石子广场有超过30万颗鹅卵石，象征遇难者人数。纪念馆完整保存了“万人坑”考古遗址，遗骸以原状展示的方式构成了最直接的记忆媒介。建筑的外立面采用了大面积的混凝土，展现了质朴与沉重的美感。考古时保留着发掘时的土层剖面，通过玻璃保护层实现“可视化的历史地层”。建筑的材质大量使用耐候钢和黑色花岗岩。粗糙的锈蚀钢板与光滑的黑色花岗岩形成触觉记

对比,耐候钢随时间而变化的锈蚀痕迹隐喻着历史记忆的沧桑感,粗糙质感通过触觉强化记忆体验。

(2) 象征性维度的空间叙事策略:纪念馆主体建筑是断裂的军刀造型,全长186米,高18米,43度倾斜,“186米”对应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屠杀周期。断裂的军刀意指屠杀的中断。“冤魂呐喊”主题雕塑和祭奠广场“哭墙”形成空间对话。将抽象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形式,曾经的呐喊、哭救都在这一空间形式再现。祭奠厅的照明系统侧光打在肖像上形成了阴影,营造了一种肃穆的记忆氛围。

(3) 功能性维度的记忆激活机制:整个场馆的设计具有强制性参观流线的特征,单向参观路线总长814米,平均停留时间127分钟。流线设计包含7个情感转折点。场馆内设置了电子祭台,它采用电容触控技术,响应时间仅0.3秒,参观者献花动作触发系统自动记录。该装置年均使用量达210万次,形成了动态的记忆共同体。场馆展陈实现了教育功能分层,信息的呈现分为基础层、深入层和研究层。基础层主要为时间轴,深入层是专题展区,研究层为档案中心,满足不同认知需求。

3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3.1 背景和概况

20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对纳粹罪行逐步正视,柏林政府决定建立一座专门记录德国犹太人历史的博物馆,用来回应历史责任促进社会和解。博物馆选址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它紧邻巴洛克风格的柏林博物馆旧址,两个建筑形成新旧建筑的对话。

3.2 记忆场在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设计思路

(1) 空间叙事中的记忆建构: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本身就是一部空间化的历史叙事。里伯斯金采用“线之间”的设计理念,通过三条象征性轴线构建起完整的记忆框架。第一条是连续性轴线,展示了德国犹太人的幸存重建,它连接主展厅展示战后犹太社区的重生,空间逐渐明亮开阔。第二条是流亡轴线,通向户外的流亡者花园,49根倾斜混凝土柱象征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的漂泊。第三条是大屠杀轴线,在令人窒息的“大屠杀塔”终结。

这种空间叙事具有非线性的时间体验、强制性的参观流线、断裂的建筑语言三种特征。非线性的时间体验通过打破传统博物馆的时序展示,强制性的参观流线迫使观众直面历史,断裂的建筑语言通过斜线、锐角等元素象征历史的断裂。设计的意图是,游客无法自由选择路径,必须经历“流亡—死亡—重生”这

一完整叙事,强制触发游览者情感共鸣。

(2) 物质载体的记忆编码:建筑外观以破碎的六角星为灵感进行切割,采用特殊轧制工艺形成纵向条纹隐喻历史刻痕,以表达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博物馆的外立面采用锌,这种材质会跟随着时间变得暗淡暗示时间的流逝。博物馆初建时是银灰到现存的蓝灰暗示着记忆的褪色。裸露在外的混凝土象征历史的沉重。馆内冷硬阴暗的混凝土和偏低的温度提醒访客普通个体在历史洪流的无力。

(3) 互动体验中的记忆激活:馆内互动体验系统使静态的建筑空间转化为动态的记忆场域。通过身体参与、数字交互与情感反馈三个维度来激发观众的参与式记忆。建筑内通过在视觉上倾斜的墙面、扭曲的光影听觉、空旷空间脚步声回响和触觉上金属地面的冰冷触感来激发游览者的感官刺激。馆中的著名装置艺术作品“落叶”由超过一万个金属人脸铺满地面,每张脸表情痛苦。参观者必须踏在上面行走,每走一步就如同走在历史的哭喊。

4 记忆场所在室内空间中的设计策略

4.1 空间叙事

空间叙事是指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中组织空间元素、流线、材质和符号构建具有时间性和事件性的场景,引导使用者产生回忆和情感共鸣,对历史再现增强文化记忆。

(1) 线性叙事:线性叙事通常按照时间顺序或者事件发展逻辑组织空间流线,使使用者在移动过程中自然感知记忆的递进,是最直接的空间记忆构建方式。例如博物馆展厅通过设计墙体转折、地面高差、灯光引导来暗示参观路径。在室内空间设计中通过空间开合、明暗对比来制造叙事,例如狭窄通道后面突然出现的开阔展厅,用于模拟“记忆的顿悟”。

(2) 碎片化叙事:它打破线性逻辑,通过并置、叠加随机组合记忆片段,触发使用者的自由联想。这种方式更贴近个体记忆的不连贯性。时间是非连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存在同一空间,空间中没有主体,有多个叙事碎片。通过非连续的场景拼贴,比如老物件陈列、斑驳墙面等触发个体记忆联想。例如在一家咖啡店中,一个角落是老上海风情,另一个角落则是80年代的欧美摇滚风格,形成强烈的空间碰撞。

(3) 隐喻性叙事:隐喻性叙事通过形态、材质,不同的氛围和空间的象征意义隐含文化与情感内涵,不直接将记忆再现。这种方式更具艺术性。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使用有特性的材料如夯土、青砖等进行特殊

处理。空间的结构和形态也可以体现隐喻性叙事，比如象征性形态的弧形顶棚可以隐喻“庇护”。

4.2 符号化植入

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中，通过提取、抽象和重构文化符号，把个体记忆和情感转化为切实存在的空间元素，赋予空间意义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

(1) 抽象重构：对文化符号进行简化、变形、材质替换，在保留核心记忆特征同时符合当代审美与功能需求。在材质上用现代材料模拟传统质感进行置换，复杂纹样提炼为基本线条和块面，例如用冲孔铝板模仿剪纸镂空效果或3D打印技术重现木雕纹理。抽象化的记忆重构能激发观者的“完形心理”，主动补全符号意义，增强记忆参与感。

(2) 矛盾并置：矛盾并置可以通过材质对比来体现。通过新旧符号的冲突性组合，制造时空碰撞感，用于表达记忆的断裂、融合与批判性思考。例如故宫角楼咖啡厅清代彩画与不锈钢吧台并置，形成“传统—现代”对话功能异化，将空间中旧材料赋予新用途，用老门板作为桌子台面，工业装置改造成灯具。矛盾并置这一设计策略能避免记忆的“博物馆化”，赋予历史元素现代生命力，引发使用者思考时代的变迁。

4.3 多感官交互

(1) 触觉体验：在设计中鼓励使用者触摸材质，提供丰富的材质触感对比，光滑与粗糙、冰冷与温热、柔软与坚硬，触摸老木头的温润、金属的冰凉、织物的柔软，这种方式最为直接。皮肤与材质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传到大脑，这些触感会转化为独特的“身体记忆”，与空间建立独一无二的情感纽带。

参考文献：

- [1] 时雅洁,宋益民,张淑钰.基于记忆场所理论的纪念馆景观设计——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为例[J].合肥大学学报,2024,41(04):102-108.
- [2] 李姗姗,崔璐,崔旭.记忆之场理论视域下档案史料的解构与重构[J].档案学研究,2023,(02):103-110.
- [3] 张生.空间的产生与生产:从南京大屠杀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03):4-16+138.
- [4] 易西多,王枫聪.纪念性博物馆空间叙事设计研究以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为例[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3,(04):134-140.
- [5] 陆邵明,黎舟.记忆表征中的空间修辞策略——以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4(03):88-97.
- [6] 王玉珏,许佳欣.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理论及其档案学思想[J].档案学研究,2021,(03):10-17.

(2) 嗅觉标记：嗅觉具有强大的情绪唤醒能力，是通往记忆最深处的通道。可通过自然气味，例如木材、植物、石材遇雨的气息、人工香薰与活动气味，例如咖啡香、烘焙香、书香为空间打上独特的“气味标记”。在记忆场所的设计策略中，嗅觉标记不仅仅是消除异味，而是创造独特的气味。人们即使离开，再次闻到相同气味时也能瞬间召回当时的空间记忆。

(3) 视觉深化：视觉是观者最基础直接的体验，在室内空间中每种材质和每一处的设计都可以直观的感受。在设计中强调材质的肌理，光照的强度和时间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丝绸和天鹅绒这类织物会吸收光产生柔和的射线，这种视觉上的“触感”可以丰富层次。可以采用开放式空间，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和通透性。

5 结语

文章将国内外两个纪念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设计中的现状与记忆场所的应用，共同揭示了记忆场所室内设计的核心空间不仅是历史的容器，更是记忆的主体和体验的媒介。从记忆场所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室内空间的设计策略。在空间叙事方面，通过组织空间元素、流线、材质和符号，打造具有时间性的场景。在符号转译方面，通过重构文化符号，将情感转化为物理空间元素。在感官交互方面，通过感官体验，满足不同人群的情感体验。最终将静态的历史转化为动态的、可感知的、能共鸣的空间体验，真正实现“以空间铭记历史，以体验传承记忆”的深层使命。相信记忆场所的研究将来会与更多领域结合，更科学地量化设计对记忆与情感的影响，为使用者创造更舒适的环境。